

三朝遼事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男會苾穉薨父較閱

壬戌七月王在晉題聲援朝鮮云毛文龍托身于朝鮮而朝鮮力弱不能接濟矧堂堂中國無專靠朝鮮之體我如不盡力救援則文龍必難自立於朝鮮而朝鮮不納款于奴亦必轉折于奴是我弃一文龍而又弃一朝鮮也朝鮮于山海有首尾之形而於登萊有唇齒之勢萬一朝鮮不能存奴無所顧忌于東必狂逞以肆力于西以水師擊登津而以鐵騎攻山海彼兩路進攻我三面受敵奴之人犯必瞻前而顧後而

我之應敵輒顧此而遺彼臣又聞其造船而人或謂其怯水彼各島之人豈皆乘馬者如其果怯水也則以我之長攻彼之短焉知奴之懼舟不如我之懼馬耶福建官兵共三千一百五十員名福船六十五隻陸續到津舡隻具備兵精船足兵依于船萬無舍舟登陸之理亦萬無枉折入齊救援東兗之理津門且厭兵矣又萬無留守天津之理明旨招揭自應恪遵成命刻期渡海仍令津撫勒限開船不容少逗違者以軍法徑處其米豆布疋決非三萬金可以充數若待淮揚水兵到津再行續發恐淮兵無到津之

日即到而秋風已厲不能乘船破浪坐需以失機會其誤事匪小此事爲朝廷之事萬一置文龍于枯肆則必招虜馬于巖關天下無無價之米豆亦無無價之布足以三萬銀而買三萬之布足又買三十萬之米豆此真爲紙上之布粟而江東之兵可裁雲以作衣飡風以充腹否恐十五萬金之請戶部必不可裁亦不必舍已到之閩船而待未到之淮船也有旨作速看議

尚書張鶴鳴奏奸細奉

聖旨毛文龍因拿佟養真佟卜年遂投陶朗先處監

軍讒害毛文龍拿到劉一爓杜茂等刑部官縱容通同改口不認前招着三法司上緊問明擬罪正法劉一爓等身邊奸細在各處甚多邊上見有劉得功等銀衣衛便差的當官旗密訪拿來送法司從公嚴訊正罪刑部等官徇私賣法悞國欺君通不上緊問理着因將話來○刑部尚書王紀乞恩認罪革職爲民王在晉題守寧前云關外地方先經督臣王象乾委叅將周于才守中前所而于才病故遂委叅將周守廉遊擊左輔領兵哨守向緣前屯一帶城垣未葺房屋多燬官軍日劄于城徃來哨探夜則伏草間歇宿

使賊不知將官所在。彼時西虜紛紜，不獨畏奴之掩襲，亦畏虜之作反也。邇來虜部受款路徑已通，哨馬時過寧遠，奔馳不已。臣遂檄關外監軍道袁崇煥移駐中前所料理前屯，以監周守廉左輔之軍，然出關之兵需馬而馮甚稀，需器而器甚少，需銃鉋而銃鉋且盡，需盛甲而盛甲全無，急而辦之，不得徐而俟之。不河且寧前立城荆棘蒙茸，瓦礫徧地，空堦惟存鳥跡破屋，但有寒灰，欲重新整理，費財費力，何可勝言。當全遼未陷，尚設一副總五叅遊連營，結寨兵馬如林，矧破殘之後，整頓重新，設兵二萬八千人，斷斷不

能少者關外之軍履險陷危每名月給銀二兩向來
已有成例馬步相兼臣與總兵江應詔議調關外須
用買馬二萬匹計六年所費糧料銀兩不啻一百四
十餘萬而甲仗銃砲之需不載焉爲朝廷復此二
百里之疆土計費不貲必先議餉而後議兵先議兵
而後議守此收復寧前之大概也或曰曷不分在關
之兵又議增兵乎關上兵雖幾及六萬有襍役有公
差有馱夫有車夫有局匠有薪水食兵之餉而實非
兵也水兵守水山兵守山哨兵巡哨以三十六里之
邊城設守兵設游兵設援兵設銃砲火藥之兵設傳

贊畫何棟如有遼人三日不徙盡行殺僇之令幾至
激變乃化爲繞指樹旂立幟以招遼兵而遼兵之在
各營者遂深根固蒂而不可拔臣不得已乃有另立
遼兵營之說遼人之難處如此邇緣胡越一家音聞
得達或父母在虜營而呼子弟以取贖或妻子在遼
地而思挈衆以同奔衣食難周旣萌偷生之想故鄉
入夢輒懷臣虜之思旣防外來之虜謀又防內逸之
奸民招之不可絕之不可而臣之術又窮蓋天下惟
恩威二字而今則恩無可結威無可施爲政惟寬猛
兩端而至於寬則養奸猛則生變臣之所以待遼人

者真窮于法矣。彼東省之民有室家廬墓有父母妻子然一夫作難萬姓如狂矧此無食無衣之衆思歸思叛之民不蚤計而預圖之有不釀成異患者哉然其所最難處者則又在于十三站大山等處之民矣據通判吳士科審錦州人劉登科供稱十三站大路南十三山有軍民數千在山奴酋攻剋數次未下大小凌河各屯庄削髮難民數千不肯順虜又錦州生員趙啓祿等寄稟于回鄉人內云義州戚家堡錦州城南雙堡十官兒屯等處共有遼民數萬又據十三山大山避虜民人陳天成等寄稟云大山等處還有

男婦老幼二萬間山一帶還有許多人民求救又據
哨探把總王守志等帶回遼民千總宋景陽遼人聶
友功到臣審供李永芳于五月間到廣寧帶佟有貞
攻大山山坡下殺五六百人山頂飛石打下賊不能
上婦女見我哨丁而哭乃奴騎遙望卽往廣寧飛報
矣右屯添一將乃鹽夫頭劉三兒河東之賊調過河
西河西之民趕過河東走回人說聞關上練兵嚴謹
未敢來今大山有七百人黑夜潛偷下山至海邊渡
上覺華島嬰孩都害死問其何以害死曰恐兒啼賊
來追趕也臣聞而惡之遼人之人理滅矣又問其何

以往救曰山高不能即下須得官兵拒虜方可策應
夫以四十里之山四圍接引非得數萬人不可關門
防守未定大兵何可輕發山上之民其爲釜中之魚
矣。究而言之山頭之百姓本朝之赤子也。赤子顛
連我不得不救。又遼左之義士也。義士效死我不得
不救。日來屢揭請救其勢急其聲哀我不得不救。不
化而爲鬼。卽化而爲賊矣。不驅之以入奴。卽驅之以
入虜矣。此數萬人者。卽將來叩關之勁敵也。不以義
收之。而以忍弃之。恐從此益失遼人之心。而益堅其
從賊之願。然其收之也可復令其入關乎。二百八十

萬人且無容身之地而又安所置數萬人于衽席也
無地可容其患一在關遼人窘而乏食可令嗷嗷枵
腹之民方以類聚乎無食可養其患二關門正憂奸
細今率衆來歸奸宄混雜其患三虎狼倦息而我以
兵先之挑之使來激之使鬪其患四臣念全遼陷沒
而山頭尚有效死之民初欲存有虞之一旅布德以
兆其謀借田橫之五百聲義以聞于衆以爲奴之外
懼而今不可存矣遼民之不可存也身無甲冑坐無
鞍馬不可爲兵左手挈妻右手挈子不能遠遯立而
視其死爲不仁彼不怠漢而我怠之爲不義然岌岌

爲關外之民而不顧及關內之民以速禍爲不智。無已則惟有使之潛遁我以兵船接濟安頓于覺華島徐收而置之或散之遠方或使居于前屯中前所鉅場堡之間修城郭以使之居割田畝以使之耕挑精銳以使之守既不速禍于關內又可畜衆于關外此爲萬分難處之中商一可行之策然飢民一入空城無粟以充其腹飢而死與守山頭而死其死均也則臣前疏所請允發賑銀十萬兩須全付於臣以活在關之衆併續至之遼民其太僕寺卿董應舉屯田賑恤銀兩另行議處乃爲並行不悖伏祈聖慈憫

此子遺以續元元之命。嚴勅各處巡撫凡有遼人
流寓一一安插不許有司驅逐仍照原題發穀賑
濟死者葬理病者醫藥凡無髮遼人查係臣衙門遞
發者勿以奸細擒治遠者不來則近者不聚而岌岌
之危關可免蕭牆之隱禍矣奉

聖旨賑恤遼民係屢旨申飭各該撫按官設法安插
毋致失所其應留應發錢糧該部作速議奏

王在晉題查得正月間遼兵潰入一應器仗俱拋弃
關外間有折竿薪以炊馬肉者兵皆徒手而入臣查
點各兵或手持鎗棍多係自買皆鉛刀不堪一割者

也臣令主事沈際南北分局通宵打造五金之屬鎔
銖愛惜向計日支餉者今按工給銀俾無曠冒且清
查掛名食糧不知工作局匠一千六百餘名。發做泥
工又在臣所汰目兵九千六百名之外。關上食糧人
數真無一之不清而際之精心料理則臣遠遜之無
柰工力勤而物料不繼造作寡而取數太盈以數萬
人之待用必非關門所能處給也臣猶望更番調援
之兵必手持利器而各路兵有赤手而來若將取足
于關者是增一兵且增一兵之累不授之以器惟有
開口食糧而已。不予之以甲。惟有見賊躲避而已去

年支用帑金委官收買焰硝鉄鋼布疋弓箭等件多者領銀數千少者領銀數百從臣到任並無一件解到豈惟銀不可問併其人而無之其在河西者且併冊籍而無之矣終日飛檄嚴查索之何有然則臣所刪汰之多官非徒爲冒餉而來皆爲騙銀而來者也不惟騙銀而且悞事欲食棍徒之肉其可得乎邊疆大事豈一處所能辦不得不取給于四方亦豈一人所能辦不得不取足于庫廠蔡先任工部管廠今其所開陳者皆工部所能措處者也發之少則無以備當關之用發之遲又無以應燃眉之急各匠袖手

以待臣不得不仰面而求 皇上之立發伏祈 嚴
勅工部查給刻期解發關門以備秋防急用邊疆幸
甚

王在晉題臣因巖關牆低土薄舊邊止三丈二三尺
今加高至四丈土幫止八九尺今填濶至二丈二三
尺牆則磚灰堅砌土則夯杵併加雖南北二部尚有
一千八百丈未修而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城外
鑿濠濠外掘品字溝溝中下暗簷溝外間一擺空營
衆工畢舉竊意計期可成又于八里舖築新邊已完
土牆二百餘丈臣不時往返身先調度勤者賞勞惰

者加罰終日兢兢如臨大敵其在舊城也有九仞垂成之勢其在新城也當一簣初覆之時孰意雨師爲梗連宵累旦洶沱傾注自十七晚至二十二日而城內外水溢成渠矣山海一城原落于角山懽喜嶺下山之窪處水之聚處也山水一發衝壞水門建瓴直下數萬軍兵一二十萬遼民蓆舍遽廬隨風逐雨防兵無一笠之遮身流民無寸瓦之蔽壘城垣傾頽土幫是處剝削闢土燒窯而窯破矣范泥爲磚而磚壞矣傷城爲樓而樓倒矣鑿地爲濠而濠有衝塞者矣構巢爲窩舖而舖無存立者矣築土爲新邊而新邊

有剝蝕者矣遼人三四日無米可食無竈可炊無薪
可爨臣乃買胡餅給之得一二可幸須臾之不死嗟
乎天何使遼人一至此極也臣見城墻傾倒於大雨
中立命諸將推戰車上城堵塞決口卽以葦蓆苦蓋
車上使軍兵宿守城不浸者三版沉竈而民無叛意
噫亦危矣幸二十三日天光開霽鳩工集料先葺頽
城而濬濠造舖以次漸及一歲之班軍不啻兼兩歲
之工作此東省所以聞風而却步而願留本地以殺
賊也顧不得班軍何處覓匠何日竣工此係 皇家
之 社稷豈但關經畧之功名同心體 國者必念

及于斯矣臣聞中前所頽敝至極即于二十五日策馬渡澗至彼查閱破壁蕪苔陰房鬼火真神人之俱慘信焦爛之堪傷將立于污泥糞土之中兵宿于灌莽殘灰之內臣與道鎮班荆而坐同几而食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奚啻新亭之洒淚耶然則寧前一帶非數十年不能遽回元氣非百萬金不能粗整規模即使河西再復亦知防守之難矣亂離之後荆棘叢生而兵燹之餘水患踵至精神力量不得不急其所急而緩其所緩關以外烽堠頽廢者臣一一葺之以有限之物力欲舉無限之工程天人交併繁累

轉增惟難上之加難苦中之更苦萬一奸細漏聲戎
心益啓舟已罅漏而索衣砌戶未繆綢而思桑土當
田禾喜雨之日而來軍民苦雨之憂轉喜爲懼而
天心之感召引愆負咎不知其所自矣奉

聖旨大雨爲災城垣摧剝卿還用心料理修整毋致
踈虞應發錢糧該部作速議處

山東巡撫趙彥疏云臣見湖廣道吳之仁請留廣兵
三千福建兵三千名鎮守濟寧張秋以防漕運憂深
慮遠深所敬服再請暫留班軍以靖妖氛

閩廣兵及班軍皆爲遠而徵調者經畧留之以靖

東妖矧東省爲經臣所節制兵不足又留江淮兵
八千協平遠賊何叙功之不及耶

王在晉題昔日之遼陽專心于禦東虜兵馬足則禦
之之具備矣。昔年之廣寧專心于款西虜錢糧足則
款之之費備矣。禦不兼款款不兼禦邊臣猶可支也。
今則東西合併夷虜交訐山海一區真千瘡百孔之
地。而經臣之左右皆難。非昔之經撫可同年而語明
矣。虎酋之來款臣不願其來。來則虞其向我多索也。
亦不願其不來。不來則虞其與奴相合也。今虎酋駿
駿有先至之聲矣。酋爲虜王其來也。諸部落從之一

部數千諸部合而聚于關門之外無論山海戒嚴薊永一帶寧無震動關內有無數之遼民終日思父母思妻子思鄉井欲亡命奔蹕以合東西二虜臣旣圖捍虜于關外又圖捍流民于關內旣畢力于前門之拒虎又分心于後門之進狼此何時而廟堂之上尚忽忽悠悠不發一錢不決一策怡堂與之安而忘邊塞之苦臣等將安所控籲哉往時河西各堡居民懼虜各設迎風祭旗犒賞今寧前一帶餘燼煨殘白骨暴露旣無牛酒之迎必長魚焦之氣而關門多駐一日則有一日之飲食我民未得充腸彼虜何能果

腹人飢馬渴勢虞犯搶關外毫無可掠寧不計及于
闕內耶臣前任浙杭凡撫夷段疋必隔年定織買賞
物官有經年不得歸者彼蟒紗蟒段非賞夷誰敢多
織去歲安知有山海關講賞之事今委二同知就近
招買何方可辦臣再三問撫夷官謂虜酋就講全爲
蟒金衣着等件必不肯折然則三十萬金之賞尚可
乞恩于皇上而三千餘疋之蟒段臣安能邀泉室
之鮫人組輕綃于立就哉臣愁多思亂鬱火上炎手
臂瘋麻背頂臃腫恐不能爲陛下下邊事日下秋
風轉勁當驕胡馳騁之秋而宿雨摧墻異威汨浪舊

城東塌西倒長邊此缺彼傾戍卒爲魚關門成沼流
民極哀號之苦愁雲結慘淡之容天意如斯未可測
度臣憂極不知所措矣先是督臣王象乾會稿有撫
賞金錢難辦一疏部覆下九卿科道各衙門會議會
議者議插漢哈喇慎諸大酋並勦奴酋之費也議插
漢兵一萬守廣寧哈喇慎兵一萬守寧前之費也先
是臣與督臣密商有用虜復廣寧卽用虜守廣寧之
議是以前疏及之今奴酋未必能卽勦廣寧未必能
卽復傳聞插漢哈喇慎等在八月間起兵其果來也
我之儲糈儲賞不可不備備不可不議議不可不早

乃若虎酋之賞所從來矣。當三韓全盛之日。尚欲結其懽心。今值兩河剝落之時。何可拂其來意。彼欲求新而未許。我圖減舊而不能。事之無待于議。刻期用之。刻期需之者。至于撫賞段疋。無計逼索。併勅部從長酌處查往。歲賞夷段絹有無存剩。可充急用。俾臣等得藉手以完款事。庶虜騎不久逗于關門。可解嚴以圖修築矣。奉 旨卽看議來說。

王在晉題辦三說。臣奉命而守山海辭 朝之日。皇上臨軒 賜勅授劍邊疆之事。惟臣主之山海安則 社稷安。山海危則 社稷危。誰人與臣分責任。

誰人與臣共功。過用臣則當行臣之言。用其人而不用其言。猶弗用也。不用其言。至僨事而加之罪。臣弗受也。臣抵關以來。軍律不墮。將士用命。軍民業已相信。華夷幸爾。敕寧所望。中外同心。有呼即應。詎意機關巧構。柴柵橫生。意有所援引。則眼前或忌其成。心有所擠排。則背後樂形其短。褒中帶貶。聲嚮在不寒不煖之間。筆底藏鋒。語意在半吐半吞之際。訛言採于塗說。道聽雜于流傳。彼海內之神奸流棍。畢集關門。其來也立。圖貴顯。謂副叅游聞一條。陳可持券索也。立圖富厚。謂每月八十餘金。一收用可探囊取。

也孰知臣嚴查迸斥望門投止遂謂將應選而不選
某可用而不用忠勤任事者反來譏訕懦怯無能者
輒被游揚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不用者疑選用者相
妨汰革者與存留者爲敵且營窟爲護身之符媚竈
工獻諂之術明挑暗聳遠交近攻兼之關門弊役多
置囹圄而漏網奸徒潛竄都市奴中之奸細無地不
窺而叛賊之捐金何術不售旣無顯過之可摘遂爲
蔓語以相加情我之心謂關門爲不必守誘我之入
謂廣寧爲即可圖理外之談臣漠然不動不意此語
流入長安臣閱邸報乃知都中有三說一曰城不

須築也。以地利不如人和也。攷之皇初。邃古之世。標
枝野鹿之民。尚以師兵爲營衛。都邑爲徙倚。彼弃甲
曳兵之後。驚魂墮膽之餘。臣有何術而能頓使人心
爲保障乎。角山巍而且偪。滄海蕩而無津。長邊易瑕。
高嶺合抱。此非守地。臣不敢自悞。亦不敢悞。陛下
之封疆。此皇上之當裁斷者。一一曰虜不必款也。
以夷狄之無親也。款則虜爲我用。不款則虜爲奴用。
爲我用。則我借虜以制奴。爲奴用。則奴借虜以攻我。
薊邊諸虜。我無厚賞。設帳守關。我無厚費。至于虎
諸部。厚賞矣。而賞非從今日始。賞于無事之時。格于

有事之曰是明驅之使與奴合也是明激之使與我敵也。萬一虜王合數萬衆而來。將荷戈與之鬪乎。抑長揖使之退乎。臣不敢自誤。亦不敢誤陛下之封疆。此皇上之當裁斷者二。一曰錢糧不可多發也。恐効前事之乾沒也。夫一人之偷爲竊衆人之盜爲劫。自收自放。夷清無以自明。衆目衆証。蹠貪亦有所畏。若批發自經。督轉行自司。道給領在府廳支用。在管工撫賞之武弁。此有一文案。彼有一卷宗。雖有百萬直清到底。臣自拜表東行之日。止將圖書數卷。疏稿數帙。歸而遺子。以存手澤。身已浮漚視之矣。臣未

到關七十日而費餉銀七十餘萬兩。臣旣到關四五
月。僅費餉銀二十五萬七千兩。儉於用餉。必不奢於
用帑。帑不發發不豐。而修築撫賞兩事俱廢。臣無
以自存。亦無以存陛下之封疆。此皇上之裁斷
者三。天下之事易言。而惟封疆之事不易言。言者即
爲任者之分担。識未定而言。聽未確而言。反爲任者
之藉口。此時用不得虛無之議論。講不得尋常之道
學。抄不得襲套之文章。着不得揣摩之意見。辟之奕
然全局之輸贏。在此一着。乃執當局者之手。而任從
旁之點撥。云有差錯。當局者寧不反脣而相對。相訕

乎此三種異議幸有科臣林宗載爲臣剖晰更請速
發金錢濟急深感同舟之誼臣可無言顧臣當局者
也局未成而有害成之心害及于臣者小而害遺于
國者大微言以中之者臣不得不深言以明之至于
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從遼左發難以來向有是言今
朝廷已命將矣此中偏裨各獻其長不至二卯弃干
城之選矣標兵馬兵每月六操每日輪流打射銃砲
之聲聞于數里川浙兵每月九操凡遇初二十六日
通將各標下及部兵合營大操至于水兵并城守軍
兵亦以三六九日操演兵器風順仍演戰船總鎮各

道不拘日期。同各該將領親行教閱。務令人器相習。拳棒槍杌刀劍鞭棍藤牌。簑笠一一訓習。從前委靡之習。漸次振刷。臣朝乾夕惕。未明披衣。日出而視事。日晏而退食。人知之人見之。其爲午後開門者。台臣必有所指。俾聞言而知惕。提醒夢覺之關可耳。人生而勤惰各分。清濁互異。或此然而彼不然。或昔然而今不然。或事理固然。而時勢不然。此一時也。安危係于一綫。利害淆于兩可。是非判于多岐。以臣爲可任。則任之以臣爲不可任。則去之。任則同于負棘。去則埒于放生。萬一擬議分門。推敲迭出。則蚊聚而成響。

羽積而沉舟。讒憎之言售于當道。則決裂之禍及于疆圉。臣不能一心以防賊。又一心以防謗。仰祈聖明立賜乾斷。如謂城不必築。虜不必撫。卽用不築城者以守關。不撫虜者以禦賊。至于錢糧不發。明明斷送危疆。奔潰流離之禍。卽在目前。雖有百經畧。無濟于事。此一言而關天下之安危者。勿以祖宗血戰之封域。輕于一擲也。奉

聖旨。封疆重任。倚藉惟卿。無根流言。深爲可恨。內外緝事衙門。多方密訪。凡有造言生事者。送法司重究。卿宜安心料理邊務。不必介懷。

御史帥衆疏云自河西失陷寇逼山海諸臣之借箸者幾無遺策矣乃今榆關以西無不厚之防無不修之險榆關以外增城以爲蔽假欵以爲藩天險人險亦旣櫛比而不踈矣是守法之不可無而非其所以守也蓋善守者必以戰非以驅之戰也謂以料敵之心料守而守乃固也臣按關上諸隘獨一片石一路無抵關之阨塞謂宜重兵宿將預屯此路奴從此入可挫其大舉之狂鋒若趨關可爲關門之犄角所謂攻我之堅而瑕者亦堅矣

御史吳牲題稱今皇上勞心焦思東顧而憂者非

奴酋乎封疆壞矣止餘一綫巖關矣將不成將兵不成兵如一局殘棋着着俱錯雖有國手救正寔不易也是故袖手傍觀不免視肥任瘠抵掌談議何難畫地指天而經樞一身肩此大擔如當局布子一着差則全局俱輸一着穩則全局俱勝此其關係又何如也唯下手難故當局類多躊躇惟關係大雖賢豪未免退遜若夫擇而用之信而任之則在皇上矣臣伏見經畧王在晉當廣寧旣陷之後人人畏奴如虎逃者逃矣辭者辭矣獨在晉以身當之到關半年手口拮据竭盡心力卽成敗利鈍未可逆觀而任勞任

怨有臣如此亦已難矣。近見在晉屢疏似有憂讒畏
譏之意。嗟乎左書右息。管氏所歎三至投杼。曾母亦
疑灰。任事之心。掣當局之肘。此亦古今之通患也。彼
議者豈不曰。吾爲封疆借箸耳。而人各有見。喙各爭
鳴。築舍紛紛。此於封疆何利焉。臣愚竊以爲旣委之
以甚難。則不當責之以太易。夫哆口議天下事易。實
心任天下事難。伏乞皇上念軍國重務急在得人。
諭輔臣孫承宗專理樞務。經臣王在晉專理關務。不
得諉于賢勞。搖于衆議。各求卸擔。致悞封疆。則山海
可守而奴賊可圖也。

候補給事中郭興言題臣見經臣王在晉疏請究
逃將達奇勛等而縮頸偷生者正法矣參同知張問
達等而尅餉自肥者痛懲矣澄汰冗員省無益之虛
費稽覈軍丁絕冒濫之夙蠹允文允武有嚴有翌三
軍易慮行伍改觀此後備禦諸務不難次第舉行庶
幾無負我皇上特簡之至意哉但此時賊勢旣以
漸而逼防禦當以漸而備山海一帶修戰修守誠事
勢之不容已者想經臣料理自有方畧不待臣之啣
啣矣

御史周宗建題臣伏見河西陷沒以來京師震駭舉

國張皇。若凜凜有不能及夕之慮。至于經畧一推。有同赴奔。撫臣解經邦固雅。有物望者。且謂此天下古今第一重任。而一䟽再䟽。疾呼求免。豈不謂榆關一線。宗社所倚。惴惴焉有不能自必其勝任者哉。乃近者經督兩臣同心協濟。關門形勢稍有端緒。中朝之人。驚喘少定。正須迴首追思。長見此艱危在目。而兩月以來。似已稍有易心。側聞人言。且有輕談守關之易。而逆料奴之必不來者。果如此易。不知會推集議之日。何以相顧而却步。而衆人推轂之會。何以反憾爲相傾。又不知廣寧游騎。何以往來未退三岔。

河浮橋何以不日告成。前此開缺之後數月而入遼陽。遼陽之後數月而入廣寧。當時諸臣豈不亦謂奴終戀巢。未必深入而卒然一舉逃潰不支。然則今日之策奴者。亦遼陽廣寧之已事也。所謂本危而安。徂之者此是也。至於奴賊設謀甚險。布着甚巧。近見經臣疏稱奴且數遣人與歹青都令議婚。又數遣人與抽扣諸酋議和。諸酋且明言姑且從之。而願効守哨。如狹。暈。大罕。孛羅世金台吉者。復又相繼物故。是虜款旣未可固。而奴計終不可測。卒之犬羊同類。勢必相投虜。且陽爲好言以愚我。陰受奴利以賣我。即不

然而中收兩家之賂以弄我而我乃日在虎狼交噬之中將暗入其牢寵而不自覺而論者乃曰奴虜勢必不容必無引賊自禍之理是必予虜以劉備孫權之智而不逆虜以虞公齊王建之愚必保虜以日逐呼韓之親附而不料虜以吐蕃突厥之反覆其果智且忠也我能恃以自固其或愚且謫也我又何所恃以自堅所謂本深而淺忽之此是也而臣尤有異于內應之緩者日經臣王在晉之請班軍助工也議請修築障塞也既不敢爲大聲之呼又不敢如科臣幾百萬之議但一據實以陳而班軍則撤之東省矣

經費則限之二十萬矣。且有謂邊牆之築爲多事者矣。夫以九廟神京最危最喫緊之地而絜輕較重反不若捕盜賊者之緊嚴。問所給發反出道遙召募坐糜三十餘萬者之下。其何以服邊臣之心而副危疆之望哉。臣嘗查遼陽之役不至年餘而至數百萬。廣寧之役不及十月而餉亦至數百萬。其時經撫尚時時有罄竭之告。而人不怪之。今者賊患日逼。修備日嚴。幾幾以天子守邊。以重臣守戶。而廟堂之上所以應之者反不如遼陽廣寧之什一焉。臣所謂本急而緩視之者此是也。臣竊以此有感于今天下。

事之難爲也。游談無根者。大言可以誑金錢。而節約者。或反疑爲冒費。虛憍恐喝者。危言可以聳君父。而鎮定者。或反見爲平常。招搖樹交者。朋言可以脅朝廷。而孤子者。或反忽爲易與。以今經臣在關風興宵寐。無事不親。聞與道將相商。往往漏下二三鼓而後別。近又閱其循行山海一疏。指畫關隘。跋履甚周。此亦其髯枯血盡之時矣。脫使當事者。猶然視爲泛常。不思急爲呼應。將使老成之實事。反不若欺罔之空言。盡瘁之勞人。反不如推避之巧智。邊臣一身不足惜。其如皇上之國事何哉。伏乞皇上灼然遠

覽

亟勅班軍仍盡赴山海修築即云二東妖賊滋

蔓料此輩白徒決不至如東奴西虜之毒縱云剪滅
貴早亦無取此荷鋪持版之徒此之當決無煩再言
至于所請帑金仍乞 皇上酌其所請更賜多發聞
經臣每事節縮如近日汰官四百汰兵盈萬早已省
却 朝廷幾十萬之內帑即使其所請者盡數予之
亦似一半出其節省當軸大臣又何不以此直言告
皇上顧猶僅僅以二十萬示耶至于款虜之費旣難
驟減又難太奢現經廷臣集議自有定則斷不宜持
太平之話專主譏駁而虜情叵測通事難憑往歲助

兵之故轍難信恐所云進兵給餉之說未可遂持爲實數也臣自己未入京初經三路之敗人猶志存痛忿迄今兩年敗警似已相習如慣漸已成忘臣恐從此再壞而天下大事去矣故臣敢畧述邊臣之急追遡會推之難爲泄泄者下一鍼焉若夫立今日之規模收天下之大勢爲國家久遠之畫者則臣又有另疏陳之惟皇上立賜垂擇見之施行

兵科林宗載疏云臣讀經臣王在晉循山海一疏要歸爲築城款虜二事而請或者曰無形之險在于人心遼瀋廣寧夫豈無城而見敵先逃有城反爲奴

據築城似爲不必然之計矣。顧地利誠不如人和而并咎地利也。假使遼瀋廣寧舊無堅城，虜騎充斥，不待今日矣。孟子云：與民守之，効死勿去，亦必先以鑿池築城。則經臣之議築城，勢不可緩者也。或者曰：夷狄無親，欸不足恃。夫欸誠不足恃，然當其急時，諸葛亮亦云：東結孫權，北拒曹操，秦欲取楚，先結于齊。恐齊之議其後，今日藉欸虜以備奴，是亦東結北拒親齊取楚之機也。不然，虜不爲我用，必爲奴用，或單力以犯我，或併力以圖我。不待智者而後知之，則經臣之議欸虜，又勢不容緩者也。顧處不容緩之勢而莫

必夫捐金之朝請多發工料無資能空言而役胥靡乎。餌虜無物能甘言而縻屬國乎。不能也。或曰又曰朝廷捐千萬金錢徒爲盜臣白騙今山海之請恐爲若續故不妨慎重耳。不思已前之騙金者有穴可藏有家可入有航海之漂沒可以藉口。若經臣則守山海計入爲出何處可以埋沒。且山海存則身存。山海亡則身亡。果獲從所請而不以築城不以款虜是悞山海而并以自悞也。經臣不若是之愚也。且臣觀其議築城也。丈尺若干。夫役若干。灰炭磚石若干。遂項開載種種有緒。其議款虜也不過因仍舊例。非

有溢于例外則非溢糜金錢於無用可知臣以爲築城之金即未給其全亦當速給其半欸虜之金即全給之令彼處預蓄以待其來庶可有備無患今皇上勅該部并看來說則業允其請矣但有發必速毋爲遲留以失事機有發必濟毋施沾勾以隱成筭今日有餉金則發餉金不足則以帑金繼之此外別無長策過此亦難後時臣故曰亟從經臣之請以固危關者此是也。

王在晉題自六月中旬陰雨連綿山海城垣坍塌臣已奏報此閣臣孫承宗所目擊者七月初三日臣

隨閣臣至一片石黃土嶺時則烟籠山谷雲滿巖阿。海氣空濛接天沆瀣歸而越日大雨如注至十一日始晴關城原係洪武年間卜築其來久矣卽逐年繕修亦隨方挖補今城加高而下虛土加築而基坼一遇宿雨浸淫灌漬沙土不耐淋漓濕灰未經粘合銃臺傾墜雉堞欹邪南北邊城且相望焉夫邊牆畫水連山如宛虹之掛空而醉蜺之飲海迨霖雨滿盈魚龍跳躍不知孰爲雲而孰爲山孰爲天而孰爲海灘瀨有翻騰之巨浪城市起汎濫之洄瀾頽墻敗屋之聲終朝震撼而滴雷翻瓢之勢徹夜滂沱人事之勤

渠累日成之而不足天心之未順一朝墮之而有餘
十萬軍丁夫匠身無寸蓆而闔城官民商賈灶有寒
灰。公舍強半傾摧。圍牆靡不坍塌。至于繁陰密結。淅
淅瀾瀾。或以爲沙場戰死之鬼。悲鳴。鼙鼓。或以爲陰
邪閉。輜之極黯黯。天關此亦人事之未修。難云氣運
之偶值。臣側身恐懼。益惶惶于屋漏之中。而併胝圖
維。轉亟亟于雨餘之後。輓戰車以當城堵。恐盜賊之
憑陵。計尋丈以鳩匠工。詎版築之敢後。當關煩苦。真
爲火上添油。而戍卒之艱遼。人之阨即木石因而實
涕矣。今日之恤兵。抹民捐金助築。臣連章累牘。叩額

重閣日來平陸成渠邸報斷絕傾耳 俞音遠同萬

里惟望 天心見憐旋奏旋發以解倒懸之急幸甚

王在晉題撫賞云頃接邸報兵部爲會議事奉 旨

西虜旣爲我用賞賜不給何以固結其心這撫賞事

宜旣會議明白着于額內緊急錢糧先發應用餘俟

續發便行與經督官用心料理毋誤事機欽此欽遵

西虜之當撫賞 聖明已見之審矣先發緊急錢糧

應用餘俟續發 皇上已不惜其繁費矣臣宜付之

忘言然而有不得不言者不暢言其情事其寃必謂

邊臣之愚而孟浪也必謂邊臣之費而寡益也撫夷

不如養士。欵賞不如內備。督臣與臣亦具有心。知其靈惺一竅。豈遽出諸臣下。不知言撫言賞。必不可忘戰守也。即言戰言守。亦必不可無撫賞也。蓋奴強虜衆。強與衆合。則危。奴遠虜近。遠與近合。則危。奴在兩河。虜在九邊。兩河與九邊同時爲寇。則危。當廣寧之旣陷也。寧遠以東爲東虜。寧遠以西爲西虜。中道隔絕。即欲得奴中一信。不可得。卽欲出關門一步。不可得。于時罕孛羅勢。耽耽謀犯。今化謀犯爲輸心。可乎。不可乎。打刺明暗王。燒餅等酋。明明作賊。今化作賊而甘受罰。可乎。不可乎。諸虜講賞不得。便思搶關。今

化槍關而爲設帳。可乎。不可乎。西虜之設帳守關也。大敵至。臣不能保其不奔。然虜中之消息。奴地之情。形。非坐門之夷人。不能偵探。各關各隘。皆有坐門夷人。坐門夷人。皆有賞守關者。坐門之遺意也。月給布米者。坐門賞之遺意也。借守門爲偵探。借偵探爲羈縻。若竟恃夷人爲防守。而遂弛我之武備。邊臣豈若斯之孟浪哉。當紛紛攘攘之際。索舊添新。爭多嫌少。兩月囂然。知非通官所能決。臣等盛陳兵衛。以懾其心。又明曉利害。以折其辨。信義旣申。恩威並洽。於是聞刀設誓。事竟成矣。又虞通官之尅減。下情之煽惑。

臣等復親臨給賞馳馬關弓之桀驁轉爲望闕叩
頭之恭謹。彼所謂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制以秦皇
之鞭撻帶甲四十萬不敢窺河西以漢祖之威靈擁
衆三十萬困於平城七日不食者。今合薊邊宣鎮之
虜同詞效順。不露爪張牙而俛首搖尾。昔爲我仇。今
爲我守。此秦漢以來所僅見之事。中外聞之以爲
不知費多少錢糧。要結夷虜。臣行撫夷同知李增計
算自二月十二日起至六月終止陸續賞過各酋喫
食段疋等項。僅費銀一萬四千六百六十六兩有奇
耳。臣不敢濫費。朝廷之錢糧節約乃爾。此不當山

海六萬兵三四日之費何事而辱盈廷之過計哉。至于歹青拱兔等所居在河西襟喉之地。東向與奴通。則直闖關門。無煩後顧。西向與我通。則密邇寧前。可作前茅。黠奴下香餌以釣歹青。歹青幾吞其餌。臣不憂虎酋之不款。而憂歹青之中梗。初因煖太以通歹青。繼欲因歹青以通宰賽。歹青通則宰賽拱兔抽扣。青歹青抄花五路聞風而應。而醉生夢死之慙。來則賞之不來則聽之已耳。今歹青來矣。願受款矣。虜情難測。其操陰陽之術。爲向背。所不敢知。然猶勝于操戈以相角也。虞不假道。號終不可伐。奴來而我兵

當其前夕。青諸部乘其後。奴能無懼乎。夕青等爲寧前受賞之虜。舊賞卷宗尚在。通官不得以意爲增減也。虜之受賞。向給一印票。廣寧之卷宗雖失。而虜中之票或有存者。王牧民之單。即不可據。不有同知萬有孚可質乎。督臣與臣帳下之通官匪一。此不能瞞衆耳。掩衆口者。唯是廣寧寧前之賞。十倍于朶顏諸部之賞。臣等是以亟亟然請命于皇上耳。若夫哈喇慎自有受賞之地。而其來也。非臣等邀之而使來也。彼蓋爲討逆而來者也。非臣等藉之以爲援也。彼蓋慕義而思援者也。奴酋侵我疆土。以受恩之屬。

夷敢侮慢。天朝狡焉狂逞。所謂人人得而誅之者。彼以討賊來。而我可謂賊之不必討乎。彼以好義來。而我可謂利之重于義乎。向有先至之聲。未必有果來之實。如其來也。經費雖詘。不得不獎賞鼓舞。以示勸于四裔。蓋聽其自來自止。王用三驅。邑人不誡而已。臣常熟審戰守之機。默察安危之勢。山海不穩。神京終屬可虞。廣寧不復。山海終屬不穩。今日之廣寧。非真不可取者。取之而思以守之。則臣無策矣。守土曰。民曰。兵曰。財曰。餉曰。器械曰。城垣而今無一焉。四海之財已窮。萬民之力已竭。已窮而復窮之。既竭

而復竭之窮之竭之以復廣寧一片土而此土不能
長守。則天下事不可爲。遂不得已而思用虜。以夷攻
夷而我無所失。俟奴力疲而我乘而攻之。則廣寧可
襲也。遼陽可圖也。即西夷得之而猶勝于奴之得之
也。此用虜之深心也。不然而款自爲款。守自爲守。此
兩字原並行不悖。臣終日所抵掌而談者。戰守之事
也。所淵默而籌者。皆借款以爲戰守之謀也。昔唐臣
陸贄有言。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
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辭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
引其歡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必不信。且無大

侵雖非禦侮之善經。蓋時勢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夫以唐之強視今日。何如。以今日夷虜之交誼視土蕃。何如。贊爲唐之名臣。而卑辭降禮。啗利結親之說。當時不斥其非。贊而處今之世也。臣不能爲贊解嘲矣。守邊部夷二萬之月餉三十六萬。爲且然而未必之詞。而舉朝多認爲實事。若費銀二三百萬。復得廣寧費銀數百萬。常守得廣寧而勿失。臣固甘心任之。聖明亦未必嚴訶拒之。而今其可冀乎。今日之事。守無常形。而款有實費。終日修備。而人或以爲未修。每事惜費。而人或以爲妄費。嗟嗟。此邊臣所以難於任。

關部
行通
復命

事也臣亦恃有皇上之英明獨操乾斷不惑于兩是之言爲宗社生靈計長久而已。

大學士孫承宗奏臣以六月二十六日入關城城有四面其中曰中部從南北生兩翼北接山爲北部南際海爲南部關外爲羅城臣以是日從輿中閱中部彈丸地日聚十餘萬人珠貫繩聯直多于市人之言語然而酒帘食肆不減通都故餉不樂支本色經臣令本折兼支又申飭訓練法行矣而大將初來尚在調度若夫風雨泥淖無可駐足而日夜低回荷戈于頽簷之下若不蚤建營房則苦不可處寧待聞警而

走乎又次日閱北部則樓臺轟轟真快雄襟經臣指
點城外爲濠爲品坑爲空營等等有條而袁監軍崇
煥輩統湖兵分堞而列其上其窩舖盡以兵用官料
建之其執刀杵而軋軋作苦者班軍也經臣每言一
磚一石盡出其手而班軍之爲益甚大但東省之留
無益而此中之題請來遲耳又次日閱南部循城曲
折遂際于海登樓遠眺浩淼無涯正恐鉄騎衝關而
白衣搖櫓從大海西下將一旅亦足爲囂勿謂舍車
騎龍舟楫爲不善用短也至于津門之警大而爲緩
矣故上備覺華下備月坨未爲迂計也岸有積倉在

四虛之地經臣令爲內倉儲之矣次日閱羅城城如
半月繞民廬爲之而往來廬中者盡兵也時浙兵列
營城下爲試空營出不意真可殺賊總三部之大勢
僅十餘里而極高深之險于南北各以膽智之將統
節制之兵以爲正而更借高深之險以爲奇主以待
客逸以待勞關城可守也是日遂閱八里舖之新城
八里中崗阜礧礧無一不與城相窺而懽喜嶺爲甚
是宜有砲石遙虞而夷車載道辦髮擁輿曰守邊之
西虜也南北可至十餘里土築可什之一蓋築成而
益以重險頗可收懽喜諸嶺于城不爲敵用且邊人

惴惴建垣而得此城乃漸歸也臣時執偏見謂經臣
議誠然獨是八里爲兩城而舊城之坑壕空營當在
三里外而新城之守卒法當四萬則四萬之退步跟
將及之而一不戒將城下之備盡爲我人設且北山
南水旣無爲旁出而賊方擁此四萬于舊城之下開
關延之不可閉關謝之不可將城上之備又爲我人
設而城中驚潰無問也經臣曰于山建山寨三以爲
退守計而三道關俱可入蓋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經
臣言邊兵之善走也即殺不能止況大勢散誰復爲
殺者故爲兩城以固其心而實置之死以勵其必死

之氣臣遂無以應是日以久雨土濘不便版築徹築役以并力舊城後乃議帑金二十萬未能磚包且工費繁重未可時計姑先爲土城建臺以不守守之功速費少而藉力亦重且無臣所妄意之虞衆殊欣然也又次日閱中前臣便服乘馬見西虜携胡雛膜拜馬頭諸講欵夷人相率獻羊酒獻馬臣與經臣亦稍稍慰犒之然而梟音何可懷也所過荒落井曰依然戶牖盡撤易廬舍爲氍毹而穢氣腥風衝人數里之外即不敢爲新亭之泣而城郭是人民非不能不嘆遼鶴也入中前尚有公署與諸臣登城四望蓋曰

曾殲千人焉其祠廟有如新者而民廬俱可料理獨夾城兩崗下瞰城以內似非守地也臣等相顧潸然衆議姑於此練車兵袁崇煥即駐此張應吾以寧前道當出而移哨馬於前屯待中前實而移之前屯則哨馬可及於寧遠臣意欲會諸臣之議而以築八里者築寧遠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萬當寧遠之衝與覺華島相犄角而寇窺城則島上之兵傷出三岔燒其浮橋而繞其後以橫擊之即無事亦且驅西虜於二百里外以漸遠於關城更以收二百里疆土於宇下諸臣謂孤軍在二百里外不能自存而工料不

能遠及張應吾曰大寇來未有能應者邢慎言謂議是先後緩急當辨蓋臣有先後緩急之說也臣又謂孤軍不足應敵誠然倘我不守而我以一兵據寧遠寧以一兵據覺華是將急之乎緩之乎是即可緩而十三站之義民且三四萬可緩乎臣初與督臣象乾計欲以五千兵據寧遠令義民望之以爲歸而督臣更欲發西虜之勁者三千以爲護使諸人西來而我稍東迎得西虜不爲要劫而更得其護然後可歸歸而安插之寧遠覺華擇其强者爲兵餘即屯牧不然亂賊旣不得遽誅而忠義又不能援數萬之衆盡化

爲東西虜而益之勅敵矣此崇煥議而臣與督臣更
議之衆亦謂然而邢慎言謂杏山不可上亦不可下
不能猝來而經臣謂當從覺華入大凌河以舟接之
歸是議也獨覺華島之千五百兵議在臣未至之先
已從閭鳴泰之議以邢慎言覆議而袁崇煥守寧遠
之議氣勃勃欲起蓋兩人深相結而欲互相犄角實
互相生也永平道岳和聲主事沈際舉人孫元化議
與兩人同而邢與張兩臣持之意覺多而邢欲量緩
急張欲待兵力蓋前五人即守中前若不滿其意而
後兩人即守中前似亦非其心總之經臣謂以守寧

遠之備修之中前而大將軍應詔曰兵馬齊總兵官
自出寧待道臣爲蓋局中之見其于緩急先後自審
而傍觀者持一着之奇以爲得或未窺全局之大此
經臣所爲精詳也是日經鎮請臣點兵馬閱操臣謝
不能餉司白貽清遺臣以餉兵數七萬而中有匠役
等未盡兵也臣謂當各開之以清其數特令統兵官
於臣出門時踏營於途一閱之其馬步分操各自成
陣而練膽練心練氣藝尚未細及之大將初來即諸
營未合或官多而兵少或官少而兵多經臣已盡付
之鎮臣而鎮臣尚在料理故臣不欲閱操也臣謂鎮

臣修守備自當在關以內而提掇全鎮之精神當令無一人無一念不在關以外日爲教射打教奇正時領一大隊出乎北山南海之間熟其險易以爲他日出奇制勝之方而更望經臣旣以沉雄博大之才用其端謹精詳之慮更以虛活提掇道將之精神使其人人在戰事事在進勿令局足於十六里之內而目不外窺趾不外及乃爲善守關也蓋不能戰決不能守而以戰失守不可以守忘戰不可也是日同經臣閱一片石又次日閱黃土嶺一片石深可十里其入口濶可六七里以漸而狹兩山夾其傍有敵臺可下

擊之即隘處爲九道水關未甚高峻而山腰高臺下
臨峽岬蓋險地也獨黃土嶺之巔似平南望鉄場堡
非遙蓋時有大舉入寇者今即西虜爲守亦足虞也
然兩地有萬餘人而得一勇將可守是日別經臣而
西晚與鹿主事善繼宋中書獻相會于途而議衆臣
之議大約兵六萬似已稍調服亦有練者而未盡合
法馬有八千當撤青之曰曉亦殊壯而舊城之修已
有次第可及秋防而完其新城之築中前之守覺華
之議及東通毛弁北聯西虜種種皆守關遠計而造
器甲造廬舍至標下之兵亦付之總鎮蓋經臣之在

朝也面色潤澤而今且蒼然欲老乃安坐千里者或責其不做專守得臣詣邊而盡悉作苦之狀也即諸道將分猷宣力亦自殫竭而臣更有議焉蓋邊人習于逃而久未操練不生其畏法之心不奪其畏賊之心經臣殺逃卒數人而亂兵定即鎮臣入殺悍卒一而衆心帖然斯亦賜劍之效也獨是逃不在兵而在道將哨馬回而道將相率而逃矣是在經臣精簡其人自非真可爲將而不逃者盡調之別用更乞勅令兵部盡選拳勇有膽智者以上贊大將軍之壯猷而下鼓三軍之意氣邊事尚可爲也總之西虜之

幕必不可近關門杏山之衆必不可遺西虜百萬之
金或當爲遠大之圖中前之修守竟當作寧遠之計
然而大將先有專守之一意則懦而近熟者以慎重
蓋畏奴之心以老成示迎主之意久之精華果銳之
氣盡銷于懦夫之口故不盡破庸人之論則主帥之
聞聞見見不清不盡驅逃潰之人則幕府之是是非
非不正臣非謂袁崇煥輩之慷慨而不疑其喜事也
蓋再三駁其議以盡其任事之心而中前之議臣猶
恐河東西之奉集西平也然其議可遠其氣可生臣
欲經臣借此以提掇天下之精神即時未可便如其

言而乘機邁會無得苟且幸奴酋之不來遂以爲安而又無聽懦夫之口謂激之怒而召之兵也以上諸事皆臣與同行二臣再四與在邊諸臣斟酌商確無敢強以意主之無敢強以意駁之蓋一事而各爲兩主者評駁之以盡其議乃從途中合兩臣爲疏而臣病矣語無次瑣屑以陳其遼人夷情及諸兵事另有別疏爲此除具奏外理合上聞

此樞輔行邊復命之疏也疏其冗長不能悉載然語語爲經臣幹旋意甚周至且云經臣旣以沉雄博大之材用其端謹精詳之慮蓋與之矣後乃

惑于誑官誤國者之言疏云經臣王在晉精勁有餘而沉雄博大之未能二疏如出兩手經臣之召歸以此耳迨後叙防一疏又云原任經畧王在晉心量確切綜畫精密當舉世縮足而抵關于奔潰之餘才甫欲行時未及展乃其確然必不可拔之氣自是名卿似當及時起用云云是其所不滿于經臣者特沉雄博大之未能耳沉雄所不敢居而樞輔任事竟壞于博大經臣正其對症之藥也疾不知醫樞輔將無自誤乎其稱舊淮撫李三才之挺拔可備經畧之用於閭鳴泰則稱其沉雄博

大有之端謹精詳有之然而成色未滿八分夫未
有成色不滿八分之人而可任封疆之重首先薦
用者比至臺省交章論列而閭撫之成色畢露寧
免于失言失人之悔耶

京城新兵焚掠奉

聖旨杜應魁新兵即刻勒限統領前赴山海李懷信
有兵都調赴山海與杜應魁公同江應詔馬世龍置
之要地同心訓練以堅三軍共圖科理以守疆土
戶科羅尚忠題臣惟經畧自遼廣繼陷以後舉朝
之任莫此爲艱令經臣果漫無膽略則寧弃一官前

此亦有能自量者而挺然自任。絕無一語見避何爲者。則邇時經邊諸政未可以其詳慎當蒞縮也。今經樞兩臣非有有主之衷甚大參商也。然當此東奴西虜共肆噬虎之貪而懦將驕兵人懷風鶴之懼。雖識見僉同呼吸關應猶恐無濟。即稍見參商其何能堪。而況我之意向一岐漸成水火之形。人之揣摩日生。終開左右之社。經撫往事詎非殷鑒。尚可不圖畫一乎。臣願兩臣之猛省而早決之也。如一將領也。毛有倫以慎重蓋其畏敵之情。徐永增又似以喜功鼓其勇敢之意。則任將臣之見不一。一道臣也。邢慎言等

經臣信其才而用之樞臣短其才而疑之袁崇煥等
樞臣爲其慷慨而不疑其喜事經臣若爲其喜事而
併不許其慷慨則任道臣之見不一一欵虜也經臣
謂奴強虜衆不可無欵樞臣則謂不能省兵何以虜
爲經臣謂奴遠虜近必募以守關門樞謂西虜之幕
必不可近關門則用虜之見又不一一修築也一欲
爲兩城以固人心一欲釋新城之役以併增舊城似
樞臣用易而經臣用難一欲沿關設備一謂上備覺
華下備月坨未爲迂計又似樞臣用難而經臣用易
則修築之見又不一一如樞臣實見得是非執一家私

議寧涉意氣如經臣實見得是雖 君命有所不受

庸爲失和豈其苦于岐同事之見而恬于分同敗之
罪怯于任舉 朝之疑而勇于悞 聖明之託者曾

是兩臣見不及此也然而猶有要焉樞臣前日之出
關也果料邊防尚疎而出而救失耶抑揣關事就緒
而出而觀成耶非居主焉則其出無謂矣臣故謂出
關之初意樞臣宜還按之入關之情境經臣宜逆籌
之也樞臣固遠識雄才允兼文武無忝者經臣亦精
心沉畧剔歷中外有聲者計將安出臣故願兩臣之
猛省而早決之也要以汰冗消冒籌撫議款經臣之

通鑑纂要卷之十
慮甚悉練心治氣畫險用才樞臣之見尤長勿徇情
面速圖畫一臣不無厚望焉爾爲此仰于聖裁亟
下部議覆行

大學士孫承宗爲經畧遽難得人請身親督理關城
兵務事內云經畧王在晉清辨嚴明公忠詳慎意在
守關自是滿朝定論業蒙皇上召還矣然而代
者實難其人今舉朝皇皇若天下之大無一人可應
其求臣再四思維與其以天下之重付之不可知之
人而並以身從何若以身任之即天下以爲不可知
而臣猶得以自竭其力臣願以本官赴山海督師旣

可以用道將之長而棄其短臣亦可以爲道將用而補其所不足是臣所以忠 皇上而報 神皇帝光皇帝之生成也

王在晉題臣之爲遼人 封事屢上筆枯而穎禿矣皇上之軫恤遼人 明旨申重詞繁而意篤矣今問賑金何在無有也應留應發錢糧未覆也無錢糧何以安插遼人不安插何以保其不爲亂若徒以空文空令責之撫按必如大禹時雨金三日則可非此則必請于朝矣而 朝廷之議賑貸亦非易言也流民之在畿輔者不啻百萬每人一兩須銀一百萬每人

五錢須銀五十萬。若僅僅發銀千萬。則人得銀一錢。此一錢銀未足供尺布斗粟之用。今日飽而明日即飢矣。向緣各處驅逐無所容身。傍關皆結草而居。其聚于關門者甚衆。其不能工不能匠不能兵者何可勝紀。不能自食其力。而欲寒授之衣。飢授之食。堯舜其猶病諸。今西夷縱歸。遼人趾錯于途。臣無日不隨到隨審。隨審隨發。有在虜十餘年而得歸者。有在虜三四年而得歸者。髡髮垂辮之民。郊坵充斥。華言夷服。身帶餘腥。若欲招募爲兵。則司農無餉之可繼。老弱者督令耕田。則關上無田之可耕。若散而之四方。

須人給路費轉賸又望關而投止矣蓋遠廬托處關上能容而它方不能容割草斫柴關上易活而他方不能活野麋塗豕隨羣溷溷非招之而使來亦未驅之而使往今西夷米盡粒食頗艱而天氣將寒衣單可念此真智盡能索無可施其伎倆者又十三山大山頭目陳天成等筆架山頭目宋景陽等各屯頭目李應魁等各持避難遼民稟帖及賁奴酋偽勅奴子及叛將諭帖告示八張多方招降衆不肯就募地赴關求救臣一面發水兵一千三百名著遊擊金冠統領赴覺華島防守發船接應又叅將祖天壽向居覺

華島臣已招之率家眷進關安置昌黎今據山海道
議仍委本官招集遼人爲兵住居該島俟天寒水結
奴騎可驅兵船難泊或暫移于寧前之間蓋覺華島
去寧遠城二十里凍則履海如平地非遠洋巨浸之
可擬也島無薪無水不能容多人且人多船少難于
接濟臣又檄朱梅周守廉等撥發哨兵暨勇健家丁
以夷人爲引路護導前行留駐前屯安頓挑選精壯
訓練爲兵存留老弱撥田使種蓋遼人性命時刻難
存而如解倒懸萬方無已天子爲億兆生靈之主
仰體聖朝德意自當救民于水火倘能接引而來

安插關外則顏城破壁繕修以使之安居枵腹赤身顧恤以周其生養米無一粒先議輓輸房無一椽旋圖苫蓋發器藥以資捍禦議月餉以贍兵戎耕牛穀種在所必資鋪畚鋤犁靡不待給臣一人耳庫無養士之錢廩無贍飢之粟左右之肘俱掣內外之應皆難經略以調度兵戎爲事關外之遼民無遼撫則臣當任之巡撫以撫安百姓爲事關內之流民有薊撫則撫臣當任之按數分撥所屬地方發倉粟煮粥療飢擇有閒田曠土使之比屋連疇習于農業生員查數造冊寄庠肄業衛官有號紙來歷分明者題准分

發北直山東各衛俸糧于該衛支給俟遼東恢復仍歸原衛其分發關內賑銀徑發巡撫衙門臣不敢預有司驅逐遼人不加軫恤任民顛連倒死道路者聽巡按御史不時糾劾其關外抽兵拊衆務期速發錢糧纔可着實做事此非一篇奏疏可了勾當亦非照常票擬下部議覆可濟急用者至于關外調度臣已暫令遊擊魯之由領兵駐前屯相機料理邊情時刻變幻敢不從實報聞也奉

聖旨遼民屢旨賑貸何久尚無次第這所奏關內關外分救抽兵屯種等事條宜明悉依議與督撫同寺

各官上緊料理賑銀前後發帑通融湊用併前部議
應發錢糧速與措處其關外避難多人發兵護引安
插卿還作速調度無負義民望救之切

王在晉題更番調遣云自昔建酋蠢動守遼陽議兵
十八萬守廣寧議兵二十三萬而合遼兵及四方調
募之兵共三十一萬九千二百九十六名此臣總理
三部時所查之兵數也臣居平浩歎以爲竭海內之
力必不能支而戶部之蹙額告窮工部之縮手罔措
無一毫之虛假迭請 瓊林之積屢蒙 頒發之恩
即 聖明厯念時艱不厭再三之責而 請者亦自

覺其顏之厚矣。臣深知經費之訕。物力之殫。是以受命當關。不請一兵。不請一帑。合在關將士甘苦與同。艱難與共。從楚兵逃竄。收回之後。五月以來。寂然無譁。刑殺不廢。而人見懷。力役無休。而衆不怨。然五六萬之兵。皆零星湊合。或以一二百人而爲一營。或以五六十人而爲一隊。敗殘之後。行伍不整。奔潰之餘。神氣靡揚。或有盛而無甲。或有弓而無箭。或有刀而無靶。或盛甲刀槍弓矢俱無。手持一棍而依牆守堵者。種種也。關城開數局而聚料甚難。運煤不易。外造而造不可得。內取而取不可繼。故今日有兵之名。無

兵之具且川湖殘卒日日思歸漸漸清汰而邊兵之
入關不遁者爲奉法之兵。奉法之兵日困于窮邊。經
秋歷夏孰無懷歸之想。久無縱歸之期。是逃者爲得
策而留者爲失算。蔑法者鄉井偷安。奉法者終歲勤
動。朝廷有不行之法。則天下無不逃之兵。先經督
臣王象乾具題。兵部議覆通行。宣大山陝各鎮備
查。逃回各兵姑開一面之網。仍舊牧伍食糧養成氣
力。督令更番入衛。每鎮潰兵分爲兩班。半赴山海防
援。半留本鎮操練。歲一交代。勿令愆期。而見在西北
各兵應聽班兵至日發回業奉。旨欽遵在卷。惟是

原。題數目未定。得任意多少。以致臨期推諉。或託言邊警。而議留。或藉口餉缺。而求減。不知山海一關。爲九邊之命脉。須山海安。而後有九邊。有天下。諸臣不當以山海視山海。而以陵京根本視山海。不以山海之安危應經略。而以天下之安危應經略。蓋山海原未設兵。不以天下人守山海。孰爲捍禦。今欲爲久安永守之計。須嚴飭功令。更番之衆。如期畢至。一有差池。卽聽叅處。不以精銳應調。而以老弱充數。挑選發回。斷不濫收糜餉。領兵官於路賣放更換者。三十名以上。卽處斬。二十名以下。網打。在路脫逃。查

人數多寡分別照處通查援遼兵馬其從前調發者無論矣。卽遼瀋沒後宜鎮原調馬兵一萬五千大同一萬五千山西六千今照原題分爲兩班半赴防援半畱操練則三鎮應調馬兵一萬八千名蓋宣大壤接往來便易與他鎮不同延綏原調馬兵一萬而年來延鎮中虜量調四千寧夏原調馬兵一千八百五十名甘肅原調一千二百名固原原調二千四百五十六名調數原少不得議減當以是爲更番之額合七鎮不過馬兵二萬七千五百六名匹耳至于眞保原調兵五千二百八十三名馬九百十九匹薊昌

原調出關兵一萬一千四百八十六名馬八千一百三十五匹天津于廣寧失事後調兵三千此在臣所轄境內無事則聽其更番有事則長川戍守蓋必有兵而後關可守必有源源相繼往來不絕之兵而後關可常守所調之兵必該將領標下家丁健卒延寧甘固多選砲手整隊整營調發卽以原管將領統之庶將識兵心兵知將令上下同情緩急相倚馬匹必擇膽壯盛甲器械必要精堅不得零星抽取臨行雇募更番之期應照入衛班兵之例一年一換無論程途遠近俱以到關之日爲期見面交替其在路隨行

兵器俱網載而前領兵官到關分派不許手持寸刃馬兵無馬及無甲仗者本關不收發回另補其在路行糧鹽菜及到關糧料則有先行之例在而各兵毋容過計矣近准宣大督臣董漢儒大同撫臣高第咨議欲將班兵挑選立爲防關營閑日則操演及期則赴防照秋防入衛例不許妄討安家其盔甲器械馬匹或兩班兌用或每班全去全回亦定爲成例事體畫一便於遵守各鎮可通行而無異議則已得臣心之同矣再查科臣尹同臯題稱守關軍士必須十萬科臣曾令密雲洞晰邊事最爲折衷之論欲固守

榆關非十萬人不可欲恢復廣寧非三十萬人不可
乃部䟽所稱杜應魁柯仲炯之兵不下萬餘者奉
旨頻催並無起行消息若俟過秋防徒來食粟安用
是兵爲矣臣在行間細觀兵隊非西兵不可戰非浙
兵不可守乃賈祥之兵菑之昌平通州雖云近京地
面設防似屬少緩不如調發山海分守邊牆極爲得
用則又今日所當酌議者也

王在晉題臣聞之兵法云衝地合交毛文龍所處者
衝地也而朝鮮在援而不援之間則其交難合死地
疾戰文龍所處者又死地也我兵在應而不應之際

則其戰難疾。故勢危則救之宜急。黨孤則助之宜衆。
地遠則發之宜早。今危而緩應之。孤而寡助之。遠而
徐發之。是欲弃文龍也。弃文龍即以弃朝鮮也。若朝
鮮併入于奴而登津淮陽。片帆直達。不必守山海而
有中虛直捷之途矣。奴若習舟而山海一牆不能東
連蓬島。西接津門。關臣所憂者山也。嶺也。而水併急
焉。謂奴必不弃長而就短。有時短長之互用。寃且水
陸之難支。請以臣言爲左券可矣。淮兵抵萊者將匝
歲。所選五千兵未發也。閩兵抵津者且三月。所謂三
千兵未渡也。今日曰無餉。明日曰無船。再日曰無兵。

器餉安有足之時。船安有備之日。兵器安有悉辦之理。此怯海者之常談也。此懼奴者之故套也。少俟秋風轉急。則逕泊海邊。曰非敢後也。風也。矯首而問青天。則風伯當其辜。而海若不能效其靈矣。國家費如許金錢。調集兵將。而不能得一臂之用。不有領兵官之可問乎。朝廷試嚴飭功令。限定時日。如八月中旬。兵不發。九月不到。朝鮮着登津撫鎮。卽取領兵官首級回報。若出海之後。躲避島中。不與毛文龍合兵者。將領一併處斬。至于大兵渡海。糧餉不給。勞人險地。且不果腹。尙能驅使徒裨。將頑兵藉口。遂

巡日望秋風過候海汛愆期裹足藏頭苟全性命
國有依違之號令軍無震烈之紀綱風靡波流將何
底止今登萊新撫蒞任正改觀易聽之時又天津運
餉夙夜急公同心競濟舟師並發賊膽可寒我功可
奏所請火藥鎗銃弓箭盛甲皮麻油鉄之類如登津
有之卽量撥隨船帶去無則令工部買辦運至登津
俟有便船陸續裝載兩路之師須與文龍會合併王
紹勳管大藩俱聽登萊撫臣催督結縱連衡相爲犄
角其劉國縉所練遼遠兵可發檄令渡海以合遼民
傳奴酋見之有蹙蹙無擊之狀遐邇並進之形則諸

島未降之民可成職屬奴雖強有不自顧其巢穴者
乎再查毛文龍所報戰功一勅下兵部一一紀錄俟
後功成併從優叙則將士聞風思奮人人磨礪以思
殺賊而狡寇之滅亡有日矣

王在晉題伏念山海一關依山傍海日見鯨波鼎沸
夜聞鼙鼓雷鳴不風而風不寒而寒時當入夏尚爾
衣綿節未交冬必須裘煖矧高山插漢上結蘧廬而
曠野連雲居無蓬壘至南墻亘入海中戍卒皆居水
面倉廩則結囷于島岸兵舸則艤泊于沙灘昔守三
岔不過中流之水今居南海倍占沆瀣之無津軍

士單寒難挨冬月查得去年題發冬衣銀兩起解稍遲遼撫先給每軍皮襖一領舊經臣又另給馬軍六錢步軍五錢分爲差守與按臣各有犒賞彼時臣部先請發胖襖二萬又續發二萬又催辦綿花布襖匪一而足其軫恤各軍寒冷有例存焉再查山海路食糧軍士每名布三疋每疋折銀二錢五分花二斤半折銀九分共該銀八錢四分每年八九月給賞又有例存焉臣與道將議旣憐各兵冬月之無衣又念軍興經費之大詘今歲無撫按衙門之賞又無布帛之給折衷往例每軍應給銀一兩以備禦寒

衣服之費皮襖不必重給再查胖襖係各省額解佐
領等官鑽謀管造內俱黃綿敗絮不能當風而去年
起解亦多未至軍士視爲塗羹無裨實用窮邊寒色
忽侵九月授衣勢難再追伏乞 勅下戶部即于新
餉銀內動支給發則三軍挾纊庶免冰雪砭肌寒風
墮指之苦矣

題

王在晉題覺華島初議設兵即以避難遼人充之謂
其有米可食也孰意大雨浹旬一而至再城市已變
爲江河而島嶼有不翻成巨浸者乎於是堆積運殘
之米悉付洪濤而島民迄不隨波漂蕩亦偷生於

梁鼉背之間矣。島上已選壯丁八百，無米可食，飛牘徵糧，不能立應。而義州等處渡回避難遼人又一萬一千六百有奇。各民潛地下山，與西虜相搏，互有殺傷。虜掠其騾馬頭畜，正在格鬪，而我兵領夷丁適至，爲之解紛議，各給犒賞，還其騾馬，而金冠等已艤舟相候。衆遂得渡。臣日夜操心約期並進，而釜中之魚得活，然其在大凌河以東者，爲積潦所隔，不知幾萬人也。遼民之不能盡西，以此。奴兵之不能追躡，亦以此。俟水涸再逃，而山民必及于難矣。奴必率衆趕殺，而禍恐中於寧前矣。救民於水火，爲德必竟其成，而

無奈天之絕其路又絕其糧也臣得覺華無米之報
隨撥兵船載米三千五百石鹽十擔鍋三千口蘆蓆
四千領一面裝至覺華島一面裝至前屯又慮魯之
由勢孤復令都司尤岱往助之雨後查前屯城垣房
舍存者什無其一牆壁悉被雨傾闔城皆長豐草關
廂民房罄盡無餘蓋野火燒之積雨摧之潰壞至此
今徙民爲兵欲得房以居未也一人日食米一升萬
一千人日食米百十石關內爲活地人可趁工營生
關外爲死地惟藉官糧官養人多何以給之欲得食
以飽未也。海氣漸涼秋風颭颭界首傑羅婦女持

蓬蹏避難行不顧影欲得衣以煖未也。兵須給弓箭器械。今弓人治弓。函人治甲。關上物料無一湊手。欲得器以應敵未也。閩闐傾頽。城闔充塞。非三里之鞏固。無百雉之憑依。欲得城以死守未也。虜兵一犯藜藿。無可充腸。鶉衣不能蔽體。徒手以相格鬪。步行以當蹂躪。弱肉免于虎吻未也。臣又恐前屯一奔。震動及于山海。有活人之心。而無活人之術。蓋未雨之先。覺華有米。另是一議。積雨之後。覺華無米。又是一議。旬月之間。時勢變更若此。人其如天何。奴聞關上有兵七八十萬。必鼓行而東。志圖恢復。故奴子四人李

永芳佟遊擊祝遊擊領兵到廣寧者甚夥思以衆敵
衆孰知我所有者五萬慣走之兵而三十六里半額
之城郭也。興言及此不知社稷何所倚籍。而臣之
一身藐乎其小矣。今前屯集衆既有成議仰祈勅
部亟議招兵歲需糧草一面行督餉部臣添運本色
器械盔甲馬匹一一備辦目前林濟遠人分外定須
發銀發餉字字切實無一虛浮若徒空言空應臣之
責盡矣將來僨事豈獨微臣之罪哉。聖明必能原
之矣。

王在晉題拏奸細云遼陽廣寧之陷悉由奸細潛伏

先時偵探情形屆期內外合應動如發機令人手不
及措然奸細不托身于公門則踪跡易露消息不真
故左右近侍有盜賊焉臣纔出京而卽有奸僧石化
遠自認爲同土願投聽用一不察幾爲所中矣夏時
疆爲撫院及差日在臣衙門前探聽欲串通吏書賁
緣結納無可下手適有回鄉人報稱奴酋有四奸細
入關臣大索之而時疆遂糾衆十人歛血謀竄奴中
投李永芳報效幸而事敗被哨丁擒獲盜亦有天意
焉王正邦者爲舊經略聽用官被革假臣硃筆諭帖
徧查豆協大砲奴之所畏在砲砲稀處所可攻瑕擊

虛導奴入犯借曰意在誑騙則何事不可假而必查
大砲也王應龍異常險棍屢犯作奸又逃不知何適
頃從西虜送來問其到西營幾月曰僅十餘日則十
日之前其在奴中可知彼謂人從奴酋來必不納從
西虜來則納之許銀九十兩馬一匹托西虜爲引進
之地而西虜且爲其所誑並無一物相酬變幻閃爍
真不可測識倘其來不問其去不知則我之情實盡
洩于奴而勾之使至爲意中之事矣至如傅友功爲
孫得功家丁頭戴賊帽手托賊旗爲奴報信被小五
青部夷所捉解來討賞則設帳喪人亦有寸功亦錄

蓋凡出關人口我不能譏察而行至中前前屯一帶
夷人每能致之執以告我此用夷之明効也各案招
情長冗臣刪具崖畧仰塵 聖覽乞 勅法司正法
施行

王在晉題海外諸弁協助毛文龍屯兵聚衆經年旅
泊渡天塹履寒水身無一縷而抗志以扼甌裘食無
半菽而虛腹以揮戈槊 國家有無籍之師旅聿彰
撻伐之威司農有不餉之兵戎無用征徭之累蓋以
名義思討逆而以孤憤效勤 王者當予之以官以
作其氣伏乞 勅部查議將宋鵬舉實授遊擊陳繼

盛張繼善實授守備仍給劄加銜治兵劉可紳實授都司僉書參畫軍務有功之日另行優叙則海外諸臣聞風鼓舞各以功能自樹可羽翼大將以成功矣王在晉題辨寧遠築城疏守覺華島之議始于道臣閻鳴泰之呈詳守寧前之議本于監軍袁崇煥之屢揭由中前以至前屯俟前屯整頓有緒以漸而進規圖寧遠閣臣未至之先臣疏已聞于上矣閣臣欲以此提掇天下之精神而總結之曰卽時未可便如其言而乘機構會無得苟且幸奴之不來遂以爲安此閣臣運筆之妙用意之遠以虛用實以戰爲守之

深圖也。天下時而已矣。時可爲而不爲，則失之緩。時不可爲而爲之，則傷于驟。六月初間，光景較之閣臣到關之時異矣。異于大雨之頽垣壞壁也。閣臣離開之後，較之今時則又異矣。異于積雨之頽而復頽，壞而復壞也。天氣將寒，而土木伊始。孟秋已過，而班軍不來。即舊邊無修完之日，而言新築乎哉。卽咫尺覺防禦之難，而勤遠畧乎哉。各屯避亂之民，義不當坐視其死，援而使之來也，不得已也。然所以必置之前屯而未及于寧遠者，部疏所云去關門稍遠而去杏山稍近，兩言蔽之矣。去關門遠，則接濟艱，供給艱，應

援艱去杏山稍近則氣焰逼。災害逼。挑構逼。日日防
寇。日日防闔。日日防勾引。我不去彼必來。地無毛孰
與食。手無器孰與敵。身無甲孰與蔽。居無完城孰與
衛。此猶驅跛羊而徬虎穴也。若謂覺華島犄角島去
圻二十里。隔洋之兵。其登岸也。須船。其開船也。待風。
城中緩急。弗能救也。水步當騎。弗能戰也。島駐兵止
可禦水中之寇。弗能遏陸路之兵也。部議以百萬金
錢築寧遠之要害。臣請竟其說。凡邊外興工打草斫
木。必先架梁。架梁者何。先領馬兵擺列。以防奄至之
寇也。此在八里舖且然。而況于去關無百里之外乎。

寧遠架防必須精壯馬兵三萬做工一日則擺設一日。虜至即鬪。鬪必勝而後可保軍夫之命。再加做工軍夫萬人。則四萬矣。四萬人之食何從致。三萬之馬何從買。馬料何從辦。居舍何從構。今在關夫匠無處可募。以待班軍。班軍資緣規避。在路脫逃。以山海爲絕地。而望望然去之。臣因此遂成嘔氣之疾。何況寧遠此集夫之難也。築城必須版木。舂槌。斧杵。繩索。畚鍤。梯架。樹條。紮把。取足於一掬之關城。轉運於二百里之險路。無此車輛。無此馬牛。無此人力。此製具之難也。築城必先造磚。燒灰。磚灰必先開窑。開窑必須

打柴鑿石。打柴鑿石必入叢林深谷。跣足犬戎之域。委身豺狼之鄉。地遠勢孤。力疲膽怯。此辦料之難也。一片莽蒼。虜之所弃。若整頓規模。必須死守。萬一委而弃之。適爲盜資。此正東西腰站之處。人馬安頓之區。糧草接濟之所。城池定要堅固。兵馬定要強壯。器甲務期犀利。錢糧務期充足。方能站立。竊慮塞外孤城。距前屯百三十里。聲勢旣遙。誰爲策應。此固守之難也。治家者必先急堂奧。而後及于藩籬。樹木者必先植本根。而後及于枝葉。就關門而論。兵力微。軍需缺。經費匱。人心搖。似堂奧未固。根本未植。臣不敢謬

言以傾時聽。謂山海之斷然可守也。今日不可有忘
寧遠之心。而實未可有築寧遠之事。文武諸臣當勃
勃以奮其氣于關外。而亟亟以固其精于關內。俟脚
根立定。纔可縱步。亦可疾趨。是舉也。關天下之安危。
而非一隅之安危也。閣臣與臣接衽而談。亦是疏中
大意。要無異詞。所云罷敗局。以提元神。頂門一鍼深
中。今時之病痛。獨是敗局。釀于五年。而元神潰于一
走。療痼疾而定驚。覓其須以漸乎。山陞水際。高深爲
險。崗阜纍纍。與城相窺。此閣臣得于目擊者。萬一
中國之長倒用。則巖關之勢瀕危。山海即不築新邊。

而銃臺城堡必不可不建。短牆深塹必不可不設。畢
臣之愚欲如閣臣所議先築臺堡土牆于關外。一應
急工及時修備。然秋色中分。計期無及。恐竣工爲明
歲之事矣。中前所已經整頓。俟填實前屯。抽兵演練。
撥田安插踏定一步。再移一步。倘寧遠可築相機布
置。請百萬之金錢。築一方之要害。然揆時度力。恐興
工爲一二年之事矣。臣必不敢輕擲。朝廷之疆土。
亦必不敢浪費。朝廷之帑金。上體天子好生之
德。以救遼人。下體閣臣振刷之意。以飭惰窳。庶于
明旨爲不悖于邊務。爲兩全虛實。互用戰守。因而並

舉矣除諸將之懦怯無用者容臣漸汰其監軍道臣
張應吾邢慎言已經離任聽調外邊情重大先將戰
守方畧備細奏聞伏候勅旨遵奉施行
樞輔寧遠築城之疏已經部覆准行此疏不得
不發疏發而議論益盛枘鑿矣

巡關御史梁之棟題臣不肖暫襄監軍之役據聞山
海危形恫心駭目所恃者經臣慷慨當關自能聯絡
道將爲皇上守此一塊土乃一時將吏心心有主
臂指不聯言戰難言守亦難守關外難即守關內亦
難方草疏陳請適接邸報見經臣奉旨回部矣又

接塘報聞奴以八月入犯矣。夫閣臣身任天下之重。一更一置。山海之得失。神京之安危。係之當必有勝其任而愉快者。然山海非遽廬。用人非傳舍。與其用而後議。如借病以試醫。何如議而後用。先按醫以療病。倘一不當。無論臨敵易將。兵家所忌。金甌已缺。再堪掌上玩弄耶。擇經畧宜慎。願閣臣之身肩之也。試看從來推用經畧。大家向背。各隨恩怨。或欲用其長。而堅護其短。或先擬其敗。而且觀其成。用人向背之時。即分後來左右之袒。使任事者瞻前顧後。氣亦約結而不伸。破恩怨。破臆見。任經畧宜斷。願閣臣之

參決之也。推舉一定稍寬。文墨無掣其肘。需以歲月。徐觀其成。夫靖康數易宣撫制使。先後舛逆。李綱謂其必亂。試看奴酋用兵以來。其任用之人。聞時有更換否。用經畧宜專。願閣臣之力主之也。

昔之經畧繇于在廷之公舉。今之經畧繇于閣臣之私擬。昔因推經畧而始擇其可用之人。今則先有其人而後易經畧。廣寧陷後薦李三才爲本兵。今日之推經畧。樞輔意在閭鳴泰。東林意屬李三才。故以少叅爲正推。而南大司農爲陪推。此向來未有之規制也。東林因不點李三才。必欲樞輔

自爲經而樞輔亦雅欲居功。故會推經畧而奉
旨。僅加陞巡撫。亦向來未有之奇事也。巡關御史
已窺其意。故欲閣臣之慎擇經畧。必勝其任而愉
快。乃以國家大事。封疆重臣。玩弄于掌上。樞輔
不能善其始。且併遼撫不能善其終。與靖康數易
制使。先後一轍。關臣之言。於是乎驗矣。

吏部等衙門會推經畧奉

聖旨。閩鳴泰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海等處
地方。

會推者。經畧也。而所陞乃巡撫。彼時巡撫久裁。不

請復而即推不會推而即點有是體乎只憑一人
意見紊亂 朝政其在邊關可知矣

原任吏部尚書周嘉謨疏稱左次端門之說臣亦不
能記憶但臣每宣言于 朝曰經撫不和是非無兩
立之理 國是一明 朝廷便可處分且每云熊廷
弼多得一尚書一蟒玉也要送還 朝廷纔可還家
張鶴鳴所聞或即此語至于朝天宮習儀臣委向鶴
鳴問曰聞遼撫欲渡三岔河取海州若取了海州第
二着當如何策應鶴鳴未有以對也但忿色曰熊經
畧怕死若是我出去決不怕死臣曰死須有益于

國家徒死何爲貴部若肯去換熊經畧進來暫署印
也好鶴鳴曰他如何署得定是王侍郎署印蓋指今
經畧王在晉也是時諸大僚皆在獨刑部侍郎鄒元
標厲聲曰把國家事看做兒戲如今如何戰得遂
怫然而別是鶴鳴所深恨于臣者在此耳

王在晉奏臣年望六風沾狗馬之恙日漸增劇幾欲
控訴陳請念我皇上臨軒專命恩禮異數巖
關一綫上繫九鼎此何等責任何等事權而敢言
病乎秋防戒嚴天驕凌兢奴衆有秣馬右屯之報且
虎墩八大部赴關講賞而宣大之虜聲言助兵統衆

臨邊明肆要挾多柰滾吉打喇明暗等酋又率諸部
索討新賞夷稟集如叢蝟通官急於走雨督臣王象
乾又以西協告傲毛滿窺邊不得臨關調度而撫賞
金繒雖蒙 頒給杳無音信關上二道臣先引咎回

籍凡目前委任之將以被劾爲全生以脫身爲僥倖
臣孑身當關此何等時候何等虜情而可言病乎頃
得邸報大學士孫承宗題爲據道路見聞等事未見
全抄第欽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籌邊大畧體國公
忠朕心悚豁時事交迫卿旣畫一條奏何可需延經
臣王在晉扞禦危關猷勞乂著准召還擬用王國楨

才望素優着卽令推用其贊畫道將等官更置委任
及練兵均餉等事都依議行奏內各官堪任經畧的
着從公作速推舉帑金給發已多卿奏衝邊急需特
准發五十萬兩仍着開欸務濟實用毋得虛糜全遼
淪沒畿輔震驚朕日切憂勞賴卿謀猷叅決廟算一
切緊要事宜應令各部或本部徑行不必覆奏一意
担承務振從前玩愒之習早奏固圉恢復之功用副
朕倚重至意該部知道欽此臣一見之望西遙拜喜
出更生自有遼事以來死者爲沙場之鬼逮者爲縲
紲之囚卽幸而得歸皆被彈受刺身爲射的臣之挺

身獨行原無生還之想。貽書以別妻孥。謂與家鄉永隔而不意得完封疆以完軀殼。復被召還之命。無論微臣喜出望外。即臣之妻子終夜焚香以告天者。得報不知何如。懽慰也。第念臣素病腸血。庚申正月十四日晚得頭風之疾。鼻淵額痛。三年不愈。今左項臃腫。半體風麻。肩背木彊。左臂發一漏孔。流水不已。閣臣行邊已憐臣之憔悴。別後更添雨潦濕氣。炎蒸胸膈飽脹焦心之極。至于夜不成寢。是以未明即起。人謂臣以勤補拙。以勤勵惰。而不知臣之不寐病也。病至今支離轉甚。每一登堂以手捧額。強粧無疾。

以壯三軍之氣而面顏日削有目者皆能見之矣伏
祈 聖慈憐臣病苦放歸田里併 賜削職以爲不
能終事者之戒或念關門無失姑從寬政 予臣休
致永不叙用關上兵需軍實交付督臣專管兵馬交
副總兵江應詔調遣免臣候代俾不令之身得告休
于旦夕極艱之任幸稍逭于曠鰥 天恩成就直與
覆載而爲三矣

聖旨卿守關有勞已經改用遵旨赴任供職不准辭
副總兵毛文龍制奴滅奴疏曰奴酋發難皆爲市井
無賴所激西虜反覆不常宜待以羈縻登鮮聯合實

爲恢復要着然自各島布置始旅順東距三山島三百里請以遼兵三千兵船七十用遊擊陳大韶居之三山東距廣鹿島二百里以遼兵二千兵船五十用都司王學易居之入守金州廣鹿東距長山島五十里兵船五十用遊擊居之入守復州長山東距石城島二百里以遼兵二千兵船五十用都司劉可伸居之入守海州石城岔近小松島以遼兵二千兵船二十用都司林茂春居之入守蓋州石城東距麗島二百里以遼兵三千船二十用程攸居之入守岫巖麗島東距鮮鎮寬叢二百里用遊擊張忠守備尤景和

相機直入奴寨速給臣餉三十餘萬挑選遼丁二萬募浙兵精火器者萬人給盔甲器械分往各島以襄恢復至計去冬奴賊至江東無兵是以安心過河攻廣寧今又無兵則山海必成孤危而神京豈能安枕遼人多爲賊用如先據各島則登萊亦成危局矣部覆行之